

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指称范围及其语用功能¹

——兼与日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比较

高 芑

0. 问题提起

提到“数”，汉语母语使用者首先会想到单数和复数的概念。和印欧语系语言相比，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形态变化又是印欧语系语言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语法手段。例如能格语言中的动词往往具有复数标记，但是与之共现的名词性成分则不一定要采用复数形式，并且有些能格语言的动词其所涉及对象的单、复数变化也并不一致。如表（一）所示，北美印第安语 Chinookan 语族的语言中不同动词所要求的名词复数标记也是不同的。

| 名词 \ 动词 | 单数形式 | 复数形式 |
|---------|---------|--------|
| 看 | el-keI | e-keI |
| 把……剩下 | el-taqL | ē-taqL |

表（一）（Климов1973：132）²

尽管是个别的，但是汉语和日语中同样存在着要求与复数名词共现的动词形式。与印欧语系语言不同的是，汉语和日语不是表现在词形变化上而是表现在词汇层面上。例如汉语的“蜂拥而至”和日语的「殺到する」都要求与复数名词共现。

（汉语）蜂拥而至：

“内地热线蜂拥而至 香港楼市持续高烧”

（上海证券报 2009 年 11 月 4 日封十八）

（日语）殺到する：

地味で時間のかかる調査報道より、現場に行けば絵の撮れる事件物のほ

うが楽に数字が取れるので、一つのニュースに各社が殺到する。

(『アゴラ』2012年4月25日)

像这样通过动词形式来表达复数主语的现象,山口 1995 认为是由于名词的形态发展还未达到成熟阶段的原因造成的。至于这是否如能格语言那样在语言类型上存在内在联系还有待考察(参见山口 1995: 82)。

关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能格语言中较常见的伴随现象(frequentalia)之一的是存在两种形式的对立,即“包括式”(包括听话人在内 inclusive form)和“排除式”(不包括听话人在内 exclusive form)的对立。这种对立广泛地存在于北美印第安语言、澳大利亚原住民 Aborigine 的土著语言、高加索语支的阿布哈兹语、以及汉藏语系的语言中。例如,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Eastern Yugur language, 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一带)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buda、budas”就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参见阿拉腾苏布达 2011)。

而汉语普通话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形式——“我们”和“咱们”,但是不同于上述语言的是,汉语普通话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这两种形式并非完全对立。当“我们”和“咱们”处于非对立的语境之中,甚至可以相互进行替换时,二者的语用表达功能有何不同。另外,从类型学角度看,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中缺乏与“咱们”的对应形式,造成这种形式上的缺失的原因何在。本文试就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指称范围及其语用功能进行考察,并结合其与日语的对应形式,对汉日两种语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异同进行初步探讨。

1. 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两种形式

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形成,孟子敏 2010 从历时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在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共分三类:“咱们(咱每³、咱)”、“俺们(俺每)”和“我们(我每)”。其中,“俺们”只指说话一方,为排除式;“咱们”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为包括式;“我们”的指称范围则由语境来决定(孟子敏 2010:56)。例如:

(1) (西门庆欲与孟玉楼、潘金莲下棋)⁴

西门庆道:“等我和你们下一盘,那个输了,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

金莲道:“俺们没银子。”

西门庆道:“你没银子,拿簪子问我当,也是一般。”

→ 排除式 (《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

(2) 西门庆道：“你没吃甚么儿，叫丫头拿饭来咱每吃。”

→ 包括式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

(3) 西门庆就向白来创耳边说道：“我们与那花子赌了，只说过了日中，董娇儿不来，各罚主人三大碗。”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四回)

(4) (孟玉楼、吴月娘、潘金莲和西门大姐四人原本站在一处说话，见西门庆酒醉回家大家便散去。西门庆因蒋竹山之事心里不快，便骂了丫鬟打小厮，后进进了厢房。见西门庆进屋后，玉楼等人埋怨起来)

玉楼道：“骂我每也罢，如何连大姐也骂起淫妇来了？”

(《金瓶梅词话》第十八回)

例(1)、(2)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指称范围明确，“俺们”和“咱每”分别是不包括听话人西门庆在内的排除式和包括听话人“你”在内的包括式。与例(1)、(2)不同，例(3)、(4)中的“我们(我每)”的指称范围却要根据语境来决定。例(3)中的“我们”包括听话人白来创，属于“包括式”。例(4)中，玉楼四人本是站在一处，见西门庆进门后散去。西门庆借酒醉骂人，所骂之人是包括丫鬟在内的所有人，而玉楼此处所用的“我每”却是排除了当时在场的“大姐”的。因此说受语境因素影响，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的指称范围不能一概而论。

在这一阶段中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明确的二元对立：即包括式的“咱们”和排除式的“俺们”。但是由于南方系官话⁵的输入，使得“俺们”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并最终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消失，现在仅存留于部分北方方言中。

关于“我们”和“咱们(包括‘咱’，下同)”，吕叔湘 1985:65 有如下论述：“……南方系官话里没有咱们，一概用我们。……在北方系官话里，稍稍读书的人也往往认为咱们太俗，用我们来代替。红楼梦里的贾政和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家父子可以作代表。”并举例如下：

(5) 贾政向詹光道：“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吕叔湘 1985:65)

例(5)出自《红楼梦》第九十二回，冯紫英带了四种洋货来见贾政，正赶上贾政与詹光下棋，于是坐在旁边观棋等候。贾政与冯紫英寒暄后遂对詹光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这里，“我们”的指称范围与“咱们”一致，是指说话人贾政和听话人詹光(下棋对手)。按照吕叔湘 1985 的论述分析，正是由于说话人

是贾政，因此作者在这里是有意用“我们”取代了“咱们”。但是，在笔者考察的语料中发现，同出于第九十二回的例（6）中，同一说话人贾政却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的形式。

（6）（冯紫英看着贾政与詹光下完棋）

冯紫英道：“这盘总吃亏在打结里头。老伯结少，就便宜了。”

贾政对冯紫英道：“有罪，有罪，咱们说话儿罢。”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

那么，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和“咱们”两种形式，在使用上的差异究竟是否仅仅取决于说话人的使用习惯及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说话人（作者）对二者的选取是否是任意的？在语用方面，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区别使用是否有规律可循？

2. “我们”的指称范围

关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和“咱们”的指称范围，吕叔湘 1942:158 中指出：“「咱们」和「我们」的分别是：「我们」包括我和其他人，你不在内；「咱们」包括我和你（或你们），有没有第三者在内，没关系。”并举《儿女英雄传》中语例如下：

（7）也不用老弟你陪我。我瞧你们那位老程师爷……还有宝珠洞那个不空和尚……再带上女婿，我们就走下去了。我回家，咱[们]就喝；我出去，我们就逛。

（吕叔湘 1942:158）

确如吕叔湘 1942 所述，例（7）中说话人邓九公对同样有好酒量的安水心说“我回家，咱[们]就喝”，这里的“咱[们]”包括了听话人安水心；而“我出去，我们就逛”中的“我们”显然排除了听话人安水心。

但是，通过对实际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的指称范围并非一定排除听话人“你”。下面是小说《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段对话（因涉及上下语篇的连贯性，故例文内容略长）：

（8）（听到投稿人林一洲对杂志社的一番恭维后）

□ “哪里，^a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

戈玲、于德利脸红扑扑的，吃吃暗笑，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

“您别这么说，^b我们可不经夸。”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何必要夸？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是事实。陈主编说得是对的，一个刊物，办好不容易，办坏很轻松。所以我没找那些大刊物，直接就来找你们。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得有一流的稿子。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

□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一手在衣兜里摸索，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语重心长地说：“自满不得吧同志们。一期马虎，没有过硬的稿子，读者就会失望，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

“^c我们应该把这做为读者^d对^e我们的鞭策。”陈主编因势利导，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c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

林一洲一愣：“没谈吗？噢，是没谈。能把稿子给我翻翻吗？写出来很长时间，印象有些模糊，光记得是好稿子了。”

（《编辑部的故事》）

例(8)中出现的人物较多，按其所属大致可以分为杂志社一方(陈主编、戈玲、于德利、李东宝)和投稿人一方(林一洲)；全部对话包括两个语义段，分别用□和□标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在□□两个语义段中共出现了五次(a、b、c、d、e五处)，但是其指称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语义段□中的“我们”，虽然说话人不同(a为陈主编、b为李东宝)，但是指称范围相同，都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编辑部成员。而语义段□中c、d、e三处的“我们”虽然说话人相同(同出于陈编辑之口)，但是指称范围不同：c、d两处的“我们”与a、b两处相同，指包括自己在内的编辑部成员；e处采用了是非问句的形式(“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是陈主编希望征得林一洲的同意进入到讨论稿子的环节。显然e处的“我们”是包括了听话人林一洲的。

由此看来，“我们”的指称范围是可以包括听话人的，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那么，同样是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咱们”和“我们”，是否可以自由替换呢？替换后，其语用效果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关于这一点在第三节中进行讨论。

3. “咱们”的语用功能

语篇中的代词指称能告诉我们作者是如何看待语篇涉及到的人物的，这些人称代词有助于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Carter1997:195）。由于与“咱们”明确对立的“俺们”的形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消失，于是增加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指称范围的不确定性。从结论而言，当“我们”和“咱们”的指称范围相同时（即同属于包括式时），说话人（作者）对二者的选取绝非任意而为之，“咱们”具有其特殊的语用功能。

3.1 对听话人在主观情感上的关照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的语用功能之一是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这一点在先行研究中已多有论述（如陈辉、陈国华 2001；李忠美、李海庆 2009；程伟 2009 等）。因为“咱们”是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其指称范围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因此在话语交际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咱们”，表明说话人是有意识地将听话人纳入自己的指称领域内，因此能够给人以亲切感。例如：

（9）（“我”（何雷）和石静做完婚前检查后）

“何雷，”石静既兴奋有着涩地从医院门诊楼里向我跑来。“我一切正常，你呢？”“我也一切正常。”我笑着说。

“太好了，我本来就觉得婚前检查纯属多余，咱们能有什么病？倒弄得像艾滋病携带者似的紧张半天。”

（《永失我爱》）

婚前检查关系到石静和何雷的婚姻，热切盼望着步入婚姻殿堂的石静当然不希望双方在婚前检查阶段出现什么意外。当听到男友何雷说自己也一切正常时，石静松了口气，于是使用了包括式的“咱们”。

说话人有意识地使用“咱们”，是从主观上对听话人予以关照。这种关照，从听话人的角度看，客观上起到了缩短彼此间距离的作用。在日常交际中，毫无血缘关系的要好的朋友之间，在称呼对方父母时，常常有意使用“咱爸（咱妈）”，也是由于“咱”具有和“咱们”相同的语用功能。

3.2 对话语交际位置的主观操控

在人称指示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直接参与话语交际的人，即话语交际的参与者。前文提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们”，从其指称范围看，有时与“咱们”相同。笔者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存在及区别使用，正是话语交际参与者有意识地划分对方在话语交际中所处的位置而造成的。例如，电视连续剧《人到四十》第 28 集中，本以为是饭店吃团圆饭的梁国辉的父亲（爷

爷)和梁国辉的儿子(梁思宇)知道了梁国辉与妻子(郑洁)离婚的事情后,祖孙俩气愤至极中途离开了饭店。梁国辉见此情景,以为祖孙俩是听说了离婚的事而伤心,于是追出来想要安慰他们。例(10)是祖孙三人的对话,人称代词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重点考察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咱们(咱)”和“我们”的使用情况。

(10) □梁国辉:你们俩呢也别难受。我觉得这离婚的事儿呢也不一定就是坏事。郑洁这么多年的表现你们也都看见了。每天那么大声的嚷嚷,你说谁受得了呀。现在这么一离,你们这耳朵根儿不就清净了嘛。不光你们俩清静,我也清净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离就离了。郑洁也不等于说她就不幸福。离

了以后她也解脱了,她解脱了……(被打断)

梁思宇:行了,爸。^a你是希望我们安慰安慰你吗?

梁国辉:不是,我这是在安慰你们俩呢。

爷 爷:用不着你安慰。不就是走一个儿媳妇儿再来一个吗?^b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梁思宇:^c我也不需要安慰,失去老婆的又不是我们!我妈在哪儿都是我妈。你呢在哪儿都是我爸。

梁国辉:不,这我很奇怪,你们俩怎么没有一点儿伤心的意思呢。怎么的,她也是一家人。□郑洁好歹跟咱过了那么多年。

爷 爷:你还知道啊。知道你们过了那么些年还离婚呐,你们吃饱了撑的呀!

梁思宇:^d爸,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梁国辉:我跟你们回家呀!

梁思宇:爸,我突然觉得您有点儿像弃儿。

爷 爷:弃儿?他整个儿一个丧家犬!

梁国辉:爸,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成了丧家犬呢?我这是在安慰你们呢!

梁思宇:爸,我和我爷爷不需要你安慰!需要安慰的是你!要不,我给你买根儿冰激凌?

梁国辉:我不吃!爸,您听听,^e我们家这都一帮什么男人?□要不然人家怎么跟咱们离婚呢?

爷 爷：^f郑洁不是跟我们俩离婚，是跟你离婚！你看看你，还是个男人！混来混去连老婆都混没了！

（《人到四十》第28集）

将例（10）划分为三个语义段（□~□），共有八处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其中“我们”六处（a~f），“咱们（咱）”两处（□“咱”、□“咱们”）。爷爷、梁国辉、梁思宇是祖孙三代，属于同一家庭内部成员，但是例（10）中除语义段□e处梁国辉使用的“我们家”中的“我们”外，其余的“我们”（a~d，包括f处的“我们俩”）的指称范围都是指说话人一方的爷爷和梁思宇两个人，而不包括梁国辉。即属于排除式的“我们”。

例（10）中梁国辉两次使用了包括式的“咱们（咱）”，但是爷爷对其表现出来的反应却是不同的。语义段□□处梁国辉首先使用了“咱”，表明“大家是一家人”。因为此时梁国辉说的“郑洁好歹跟咱过了那么多年”（即祖孙三代同堂）是事实，所以爷爷对此处梁国辉所使用的“咱”没有进行任何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语义段□最后两句对话中，当梁国辉再次使用“咱们”时（□处），爷爷的反应却与□处截然不同，迅即激烈地反驳道：“郑洁不是跟我们俩离婚，是跟你离婚！”梁国辉以为，自己和父亲、儿子同是梁姓，而郑洁是嫁入梁家的媳妇，从血缘关系上看，当然自己和父亲、儿子才称得上是“自家人”，因此有意识地使用了包括式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的形式。然而，爷爷对“咱们”这一指称形式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态度，立即指明了梁国辉使用“咱们”是不恰当的：离婚的对象是“你”，不是“我和孙子”，“我们俩”不包括在“你”（梁国辉）的指称范围内。在此处，爷爷明确地划清了与梁国辉的界限，即从亲属关系上讲，梁国辉尽管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从立场上讲却与梁思宇和自己不是同一归属。这一反应与语义段□□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⁶

由于“我们”的指称范围可以视语境而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代替“咱们”。在话语交际中，当两者使用皆可时，由于“咱们”所涵盖的语义内容在说话人的头脑中是有清晰认识的，其指称范围明确地包括了听话人，因此当说话人有意识地使用“咱们”时就起到了从主观上有意拉近与听话人距离的作用。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就会给听话人造成反感（如例（10）□处）。

3.3 增强听话人的归属感

与听话人之间心理距离的调节取决于说话人的主观认知，与“我们”相比，

“咱们”具有更强的主观认知性。换言之，当“我们”和“咱们”同属于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时，使用“咱们”的形式是以说话人的观点为中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增强听话人的归属感。因此，“咱们”可以起到根据说话人的主观认知调控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的作用，具有操控功能。这也可以解释在例（5）、（6）中为什么同一说话人贾政分别使用了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如果将例（5）、（6）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们”和“咱们”进行互换，如例（11）、（12）：

（5）贾政向詹光道：“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再录）

（11）贾政向詹光道：“咱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

（6）贾政对冯紫英道：“有罪，有罪，咱们说话儿罢。”（再录）

（12）贾政对冯紫英道：“有罪，有罪，我们说话儿罢。”

例（11）中贾政使用“咱们”，只是将下棋对手詹光一人纳入自己的指称范围，排除了在场的第三者（冯紫英）。从语义角度看未尝不可，但是从语用角度讲这对前来拜访的冯紫英而言显然是不礼貌的。例（6）中贾政对一直坐在旁边等候的冯紫英怀有歉意，使用“咱们”则将原来的话语活动范围扩大，即由对弈的两人扩大至谈话的三人。这一点，与英语中取代第一人称代词单数 I 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 we 的用法不谋而合。而例（12）中的“我们”则缺少这种语用效果。

和“咱们”相比，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的形式缺少这种主观色彩，也正因为此，汉语普通话在正式场合中往往避免使用“咱们”而使用“我们”。

4. 日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在翻译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到对日汉两种语言中的人称如何进行翻译的问题。其中，关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日汉两种语言在形式上存在着显著地差异。现代日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相对比较复杂，仅以小说《金光大道》为例，与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和“咱们”对应的日语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就多达 12 种，如表（二）所示：

这些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中除个别涉及性别区分外（如表示男性复数的「おれたち」、表示女性复数的「あたしたち」），似乎不存在明显的“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区别。⁸

日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われわれ」既可以是包括式（如例（13）），也可以是排除式（如例（14））。而更多的情况下，人称代词可以省略，直接使用「～（し）」

ましょう」一类的劝诱形式（如例（15）、（16））。⁹

- (13) われわれはともに戦いましょう。 → 包括式
 (14) われわれを助けてください。 → 排除式
 (15) 往后，咱们就在一块儿干革命啦。 （《金光大道》718行）
 （さあ、これからは、いっしょに革命をやりましょう。）
 (16) ここのホテルで休みましょう。たしか、空いた部屋があった筈だ。
 （《除場》764行）
 （咱们就在这饭店住吧。我想应该有空房间的。）
 （例（15）、（16）及对应译文均取自《中日对译语料库》）

| 序号 | 日语第一人称代词 复数形式 | 语例数 |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 复数形式 |
|----|------------------|-----|------------------|
| 1 | わしら | 63 | 我们 咱们 |
| 2 | こっち | 20 | |
| 3 | こちら | 1 | |
| 4 | おれたち | 140 | |
| 5 | おれら | 2 | |
| 6 | こちとら | 9 | |
| 7 | われわれ | 24 | |
| 8 | あたしたち | 5 | |
| 9 | 私たち | 14 | |
| 10 | わだしら | 7 | |
| 11 | わが～ | 3 | |
| 12 | 僕ら | 2 | |

表（二）⁷

从类型学角度看，日语中似乎缺乏与汉语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完全对应的形式。如前所述，现代汉语中使用“咱们”时是以说话人的观点为中心，是否将听话人纳入自己的指称范围取决于说话人的主观认知，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其语用效果能够让听话人产生亲切感，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强迫性。笔者将其称之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咱们”所具有的“话语操控权”。“咱们”赋予说话人的这种操控权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听话人私人空间的侵犯，而这一

点恰恰违反了日语话语交际四项原则之一的礼仪原则¹⁰。日语中,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空缺是否与日语话语交际原则相关,有待今后进一步考察。

5. 结语

现代汉语普通话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尽管具有两种形式,但是,两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咱们”是包括听话人在内的,是非排他的(包括式);而“我们”不是绝对的排他,它可以包括听话人也可以不包括听话人。由于“咱们”的指称范围明确,因此从语用功能上讲说话人被赋予了一定的话语操控权。说话人恰当地运用这一话语操控权(使用“咱们”)能够起到有意拉近与听话人之间距离,从主观上模糊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界限的作用,让人产生亲近感。同时,话语操控权的不当使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负面作用,让听话人产生不快感。

对汉日对译语料库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调查结果显示,与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和“咱们”两种形式相比,日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除第4节中提到的12种对应形式外,还有若干非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即在语义上表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意义的形式)。除劝诱形式(「～(し)ましよう」)外,例如日语中还可以通过授受动词(「～てくれる」)来表明说话人主观认知和立场,这一点与“咱们”的语用功能相类似,那么,“咱们”与「～てくれる」等形式之间具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在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中又该如何处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译法问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进一步深入考察。

注

- 1 本文为黑龙江省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10B022)、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QW200919)的阶段性成果,是在第四届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发言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研讨会上守屋三千代先生给予了中肯的意见指导,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 2 转引自山口1995:81,体式笔者有改动。
- 3 宋、元、明之间,同一个词曾经有过“们”→“每”→“们”的反复变化,其原因众说不一。吕叔湘1985认为这可以视为不同时代各别方言的不同形式。
- 4 例句中()部分的相关语境介绍文字均系笔者加注。以下同。
- 5 现代的官话区方言,大体可以分成北方(黄河流域及东北)和南方(长江流域及西南)两系。(参见吕叔湘1985:58)
- 6 语义段□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使用也同样能够反映出爷爷的这一态度。一般情况

下,当第三者在交际现场时,出于礼貌原则汉语尽量避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他”。当第三者的地位或年龄低于说话人时,也往往直接称呼名字,或采用间接称呼的形式(例如:这孩子、你爸爸等)。而例(10)中爷爷当着孙子的面对自己的儿子使用了第三人称指示代词“他”,起到了有意疏远对方的作用。即不把儿子梁国辉当成一家人看待,这也可以通过下文中“丧家犬”这一比喻看出。

- 7 对译资料取自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中数字系笔者统计的语例数。
- 8 例如日语中的「われわれ」就无法明确其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归属问题。(参见三輪 2010:27)
- 9 参见田窪 2010:281。据笔者统计的语料库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如《金光大道》中,与“咱们”对应的「～(し)ましよう」语例有 58 例,占全部非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总数的 35%。
- 10 其他三项原则分别是内省主义原则、他者本位主义原则和空间原则。

例句出处

- 《金瓶梅词话》. 兰陵笑笑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 花城出版社. 1992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永失我爱》. 王朔. 《王朔文集 橡皮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人到四十》. 搜狐视频. <http://tv.sohu.com/20111224/n330136810.shtml>

主要参考文献

- 阿拉腾苏布达 2011. <关于东部裕固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排除和包括关系研究>《蒙古学集刊》, 第 1 期。
 陈辉 陈国华 2001. <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当代语言学》, 第 3 期。
 程伟 2009. <汉语中“咱 / 咱们”的用法和语用功能>《语言应用研究》。
 李忠美 陈海庆 2009. <指示语“我们”与“咱们”的异同及其语用含义探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第 5 期。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 下卷之上》(《吕叔湘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2004)。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文集》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2004)。
 孟子敏 2010. <现代汉语普通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形成>《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6 期。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田窪行則 2010. 『日本語の構造 推論と知識管理』, くろしお出版。
- 三輪 正 2010. 『日本語人称詞の不思議 モノ・コト・ヒト・キミ・カミ』, 法律文化社。
- 山口 巖 1995. 『類型学序説 ロシア・ソビエト言語研究の貢献』,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Carter, R. A. et al, 1997. *Working with Tex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Климов, Г. А. 1973. *Очерк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эргативности* (『能格性の一般理論』)